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詩經疏義會通卷六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施朝幹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典簿臣劉景岳

謄錄監生臣貴元震

詩經疏義會通卷六

元 朱公遷 撰

唐一之十

唐國名本帝堯舊都在禹貢冀州之域太行恒山之西大原大岳之野周成王以封弟叔虞為唐侯南有晉水至子燮悉協反乃改國號曰晉後徙曲沃又徙居絳增釋許氏曰今考堯都雖有四而詩之唐國當從詩譜謂晉陽蓋其時封叔虞於堯之故墟曰唐侯其子燮以晉水所出

改為晉侯晉陽實晉水所出則唐叔虞之始封在晉陽矣唐以堯得名晉以水得名其地一也孔疏變生武侯寧族族生成侯服人成侯徙曲沃穆侯徙絳昭侯以下又從冀及武公并晉又都絳也

其地土瘠音藉民貧勤儉質樸憂深思去聲遠有堯之遺風焉輯録前漢志曰河東本唐堯所居有先王遺教君子深思小人儉嗇張南軒曰堯之遺風只是儉而用禮一事亦不必事事稱有遺風也

其詩不謂之晉而謂之唐蓋仍其始封之舊號耳輯録通釋曰武公能滅晉之宗而不能滅唐之號能冒晉之號而不能繼唐之統君子欲絶武公於晉而不可故總名其詩為唐以寓意焉然則晉詩稱唐見曲沃

武公滅宗國之罪而魏風首晉又以見曲沃獻公滅同姓之惡世變如此春秋欲不作不可也

唐叔所都在今大原府曲沃及絳皆在今絳州 輯錄大原府即今大原府曲沃及絳今平陽府屬縣並隸山西

蟋蟀在堂歲聿 允橘反 其莫 音暮 今我不樂 音洛下同 日月其除 直慮反 無已大 音泰 康職思其居 叶音據 好 呼報反 樂無荒良士瞿瞿 俱具反

賦也蟋蟀蟲名似蝗而小正黑有光澤如漆有角翅或謂之促織 輯錄蟋蟀一名蛬一名蜻蛚又名促織 九月在堂 室有戶出戶即

為堂此與豳風九月在戶相合聿遂莫晚除去也大康過於樂音洛也職主也瞿瞿却顧之貌顧其後也○唐俗勤儉故其民間終歲勞苦不敢少休及其歲晚務閒之時乃敢相與燕飲為樂而言今蟋蟀在堂而歲忽已晚矣當此之時而不為樂則日月將舍我而去矣不可不樂者以此然其憂深而思遠也故方燕樂而又遽相戒曰今雖不可以不為樂然不已過於樂乎不可過於為樂如此盍亦顧念其職之所居者使其雖好樂而無荒若彼良士之長慮

善於為樂蓋如此輯錄嚴氏曰職思其居啓其憂也好樂無荒作其勤也良士瞿瞿警其情也三言而君國之道盡矣

而却顧焉則可以不至於危亡也

蓋其民俗之厚而前聖遺風之遠如此

輯錄通釋曰自堯而至於周蓋千餘年矣而其風化流傳固結於唐人之心故其民間質實勤儉之習親愛和樂之思警戒忠告之情備見於詩此其俗之所以為厚也解順曰勤者生財之道儉者用財之節聖人教人不越乎勤儉而已夫勞苦者人情之所畏然而不可以不勉逸樂者人情之所喜然而不可以為過必也致其勤於三時之久而享其樂於一時之暫則其生財不匱而用財有節焉猶恐其或過也又戒之以思其職之所居夫斯民之職不在乎他男子之所當務者稼穡狩獵而已矣女子之所當務者桑麻紡績而已矣誠使男女各盡其職之所當為則

廪有餘粟機有餘布老者衣帛食肉少者不饑不寒而於仰事俯育之間可以沛然有餘雖良士之長慮却顧亦不過如此而已豈不可以為美俗哉

○蟋蟀在堂歲聿其逝今我不樂日月其邁（叶力制反）無已大康職思其外（叶五墜反）好樂無荒良士蹶蹶（俱衛反）

賦也逝邁皆去也外餘也其所治之事固當思之而所治之餘亦不敢忽蓋其事變或出於平常思慮之所不及故當過而備之也（思其外則不止於思其居矣輔氏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故當思慮在事外也思之雖周而為之不敏則亦無益矣）蹶蹶動而敏於事也

動即勤動之義

○蟋蟀在堂役車其休今我不樂日月其慆吐刀反叶佗侯反無已大康職思其憂好樂無荒良士休休

賦也庶人乘役車孔疏曰役車可載任器以供役亦可用以納禾稼輯錄見春官巾車歲晚則百工皆休矣慆過也休休安閒之貌樂而有節不至於淫所以安也輯錄輔氏曰庶人之役車猶休矣則君子可無一日之樂乎職思其居謂所居之職也職思其外謂所職之外也職思其憂謂思之極而至於憂也始則瞿瞿然而思中則蹶蹶然而為終則休休然而安必如是始可以樂而謂之良士爾其意皆自近而遠自淺而深是

則所謂憂深而思遠者也

蟋蟀三章章八句

勸人為樂之意反覆道之輯錄楊氏曰此詩欲及時自樂也而卒曰好樂無荒可謂有禮矣當是時風雖變而堯之遺風未亡也朱子曰唐風自是尚有勤儉之意作是詩是一箇不敢放懐底人說今我不樂便又說無已大康通釋曰此詩必曰蟋蟀在堂而後曰今我不樂則能不遊于逸矣旣曰今我不樂又曰無已大康則能不淫于樂矣曰職思其外則儆戒無虞也曰好樂無荒則無怠無荒也以詩人之克勤克儉所憂所思雖無唐虞君臣之德業而其發於詩者與伯益告戒之辭同條共貫信乎前聖遺風之遠也

山有樞烏侯昌朱二反隰有榆夷周以朱二反子有衣裳弗曳弗婁力侯力俱二反子有車馬弗馳弗驅袪尤虧于二反宛於阮反其死矣他人是愉他侯以朱二反

興也樞荎雉之田結二反也今刺去聲榆也榆白枌音焚也輯錄樞其針刺如柘其葉如榆為茹美滑於白榆也榆之皮色白者名枌郭璞云枌榆先生葉却著莢皮色白婁亦曳也輯錄曳韋也引也馳走驅策也輯錄走馬曰馳策馬曰驅宛坐見貌愉樂也○此詩蓋亦答前篇之意而解其憂故言山則有樞矣隰則有榆矣子有衣裳車馬而不服不

乘則一旦宛然以死而他人取之以為已樂矣（此亦有字相呼為與）蓋言不可不及時為樂然其憂愈深而意愈蹙矣（為其舉死亡以為說也）

○山有栲（音考叶去九反）隰有杻（女九反）子有廷內弗洒弗埽（叶蘇后反）子有鍾鼓弗鼓弗考（叶去九反）宛其死矣他人是保（叶補苟反）

興也栲山樗（抽居反）也似樗色小白葉差（初邁反）狹（輯錄孔疏曰栲亦類漆樹俗語曰櫄樗栲漆相似如此）杻檍（音意）也葉似杏而尖白色皮正赤其理多曲少直材可為弓弩幹者也考擊也

保居有也

○山有漆音七隰有栗子有酒食何不日鼓瑟且以喜樂且以永日宛其死矣他人入室音洛

興也君子無故琴瑟不離於側輯録曲禮下云士無故不徹琴瑟陳氏曰故謂災變喪疾之類永長也人多憂則覺日短飲食作樂可以永長此日也此篇衣裳車馬宫庭鐘鼓酒食日鼓瑟蓋因所有以為樂無過分湛樂之意也憂深思遠而善於為樂蓋如此

山有樞三章章八句

勸人為樂之意反覆道之輯録謝氏曰始言他人

是愉中言他人是保末言他人入室一節悲一節此亦憂深思遠也〔增釋此詩究其死矣他人是愉是保入室之意豈果有其然乎詩人無非勸人及時為樂之意若上章好樂無荒其言有制此為之荅固將以廣其意而寛其憂其言未免有愈憂而愈戚之弊矣

揚之水白石鑿鑿子洛反素衣朱襮音博從子于沃叶鬱縛反既見君子云何不樂音洛

比也鑿鑿巉巖貌襮領也諸侯之服繡黼領而丹朱純音准也繡黼為領丹朱為縁也輯録郊特牲云繡黼丹朱中衣大夫之僣禮也陳氏曰此諸侯之禮中衣者朝服祭服之裏衣也制如深衣但袖小長耳此所謂服即特牲之中衣歟子指桓叔

也沃曲沃也輯錄疏云地理志河東聞喜縣故曲沃也今隸解州○晉昭侯封其叔父成師于曲沃是爲桓叔輯錄按左傳史記晉穆侯太子曰仇其弟曰成師穆侯薨仇立是爲文侯文侯薨昭侯立封成師于曲沃師服諫曰吾聞國家之立也本大而末小是以能固故天子建國諸侯立家今晉甸侯也而建國本既弱矣其能久乎成師爲桓叔後七年晉大臣潘父弑昭侯而迎桓叔晉人敗桓叔立孝侯誅潘父後六十年桓叔之孫武公終并晉國其後沃盛強而晉微弱國人將叛而歸之故作此詩言水緩弱而石巉巖以比晉衰而沃盛故欲以諸侯之服從桓叔于曲沃且自喜其見君子而無不樂也鄙晉之衰喜沃

之盛則人心有沃而無晉矣輯録歐陽氏曰揚之水其力弱以比昭公微弱不能制曲沃而桓叔之强於晉國如白石鑿鑿然見於水中爾

○揚之水白石皓皓（胡老反叶胡暴反）素衣朱繡（叶先妙反）從子于鵠（叶居號反）既見君子云何其憂（叶一笑反）

比也朱繡即朱襮也鵠曲沃邑也

揚之水白石粼粼（利新反）我聞有命（叶彌并反）不敢以告人

比也粼粼水清石見之貌聞其命而不敢以告人者為之隱也輯録嚴氏曰命謂桓叔命其徒以舉事禍將作矣我聞其事不敢以告人也言不敢

告人乃所以深告昭公桓叔將以傾晉而民為之隱蓋欲其成矣增釋欲其成是成其叛國之謀也此可見民情既知隱而不告者豈非助逆而欲歸之也○季氏曰古者不軌之臣欲行其志必先施小恵以收衆情然後民翕然從之田氏之於齊亦猶是也田氏以家量貸以公量收貸多取少民皆德之故其召公子陽生於魯國人皆知其已至而不言所謂我聞有命不敢以告人也哀公六年齊景公卒陳僖子使召公子陽生陽生以夜至齊立之是為悼公愚謂自古賊臣陰結人心以盜主國者多矣然使為君者施實德以恵其民執主柄以御其下恩威一出於已則彼將何所容其偽哉此昏懦之

君所以為可罪也

揚之水三章二章章六句一章四句一章二章喜從其叛三章隱其情而助其叛○增釋此詩桓叔將以傾晉國人欲叛而歸之故作是詩據無衣之詩桓叔之孫武公始伐晉滅之疏義云無衣之詩本史記說與春秋不同

椒聊之實蕃衍盈升彼其音記之子碩大無朋椒聊且子餘反遠條且

興而比也椒樹似茱萸有針刺其實味辛而香烈聊語助也朋比也無朋言無比例也且歎詞遠條長枝也椒

之蕃盛則采之盈升矣彼其之子則碩大而無朋矣此以椒之蕃衍興沃之盛大蓋用蕃盛之意為興也椒聊且遠條且歎其枝遠而實益蕃也晉至於沃而勢愈盛猶椒至遠條而實益蕃此則比也此不知其所指序亦以為沃也

○椒聊之實蕃衍盈匊九六反彼其之子碩大且篤椒聊且遠條且

興而比也兩手曰匊輯錄李氏曰陸農師云兩手為匊兩匊為升先曰升後曰匊互相備而已篤厚也

椒聊二章章六句

誇美之意反覆道之揚之水椒聊二詩皆為沃而作然椒聊方言其盛大耳揚之水言我聞有命則篡逆已成之勢也二詩之次序當然輯録嚴氏曰此詩言桓叔之强而不及昭公其意則憂昭公之弱言在此而意在彼也

綢直留反繆芒侯反束薪三星在天叶鐵因反今夕何夕見此良人子兮子兮如此良人何

興也綢繆猶纒綿也輯録束薪之謹密如此三星心也在天昏始見於東方建辰之月也月令季春之月昏七星中七星者二十八宿之星宿也星宿在正南則心星在正東矣輯録通釋曰心宿之象三星鼎立故因謂之三星然凡三星者非止心

之一宿而知此詩為指心宿者蓋春秋之初辰月本日在畢昏時日淪地之酉位而心宿始見於地之東方此詩男女既過仲春之月而得成婚故適見心宿也良人夫稱也○國亂民貧男女有失其時而後得遂其婚姻之禮者仲春令會男女今至三月則失其時矣詩人叙其婦語去聲夫之詞曰方綢繆以束薪也而仰見三星之在天今夕不知其何夕也而忽見良人之在此彼為偶然而見此則其所幸而見也幸而見者亦若偶然見之故託言所事而以其所見者為興既又自謂曰子兮子兮其將奈此良人何哉喜之甚而自慶之詞也為失時而後遂願故喜不自勝如此○增

釋許氏曰仲春會男女禮也今過時之人自謂婚姻之道失矣而忽得遂此所以樂也

○綢繆束芻叶側九反三星在隅叶語口反今夕何夕見此邂戶解反逅胡豆反叶狠口反子兮子兮如此邂逅何

興也隅東南隅也昏見之星至此則夜久矣邂逅相遇之意此為夫婦相語之詞也

○綢繆束楚三星在戶侯古反今夕何夕見此粲采旦反者叶章與反子兮子兮如此粲者何

興也戶室戶也戶必南出昏見之星至此則夜分矣

昏而正東夜久而東南隅夜分而正南蓋衆星隨天而轉粲美也此為夫語婦之詞也或曰女三為粲一妻二妾也輯錄毛傳云粲國語曰獸三為羣人三為衆女三為粲又曰粲美物言美女也

綢繆三章章六句以夜之淺深為次序

有杕徒細反之杜其葉湑湑私叙反獨行踽踽俱禹反豈無他人不如我同父扶雨反嗟行之人胡不比毗志反焉人無兄弟胡不佽七利反焉

興也杕特也杜赤棠也輯錄孔疏曰陸璣云赤棠與白棠同耳但子有赤白美惡

赤棠子澁而酢無味湑湑盛貌踽踽無所親之貌同父兄弟也比輔佽助也○此無兄弟者自傷其孤特而求助於人之詞言杕然之杜其葉猶湑湑然人無兄弟則獨行踽踽曾杜之不如矣特生之木若甚茂而獨行之人則無與人不如物故以為興然豈無他人之可與同行也哉特以其不如我兄弟是以不免於踽踽耳於是嗟嘆行路之人何不閔我之獨行而見親憐我之無兄弟而見助也

○有杕之杜其葉菁菁子零反獨行瞏瞏求螢反豈無他人

不如我同姓叶桑經反嗟行之人胡不比焉人無兄弟胡不佽焉

興也菁菁亦盛貌睘睘無所依貌

杕杜二章章九句由同父而同姓以親疏為次序　增釋許氏曰此詩恐亦因晉沃骨肉相爭致使民之兄弟欲相棄背而知理者自相戒之辭耳

羔裘豹祛起居起據二反自我人居居斤於斤御二反豈無他人維子之故攻乎古慕二反

賦也羔裘君純羔大夫以豹飾祛袂也嚴氏曰羔裘上下通服君

純羔大夫間之故以羔皮為裘以豹皮飾袖口居居未詳

（○）羔裘豹褎音袖自我人究究豈無他人維子之好呼報反叶呼候反

賦也褎猶祛也究究亦未詳

羔裘二章章四句

此詩不知所謂不敢強上聲解疑亦喜其大夫之詞然居居究究則不可曉也

肅肅鴇羽集于苞栩況禹反王事靡盬音古不能蓺稷黍父

母何怙候古反悠悠蒼天曷其有所比也肅肅羽聲鴇鳥名似鴈而大無後趾集止也苞叢生也栩杼櫟也其子為皂斗殼可以染皂者是也輯録本草注櫟木三四月開黄花八九月結實其實為皂斗槲櫟皆有斗爾雅曰櫟其實梂釋曰梂盛實之房也其實橡也有梂彚自裹杼櫟也杼也栩也皆櫟之通名橡斗子煮食可止饑殼堪染皂盬不攻緻音稚也輯録李氏曰王事靡盬謂勤於王事而無不攻緻也蓺樹怙恃也○民從征役而不得養其父母故作此詩言鴇之性不樹止而今乃飛集于苞栩之上如民之性本不便於

勞苦今乃久從征役而不得耕田以供子職也悠悠蒼天何時使我得其所乎

肅肅鴇翼集于苞棘王事靡盬不能蓺黍稷父母何食悠悠蒼天曷其有極

比也極已也

肅肅鴇行戶郎反集于苞桑王事靡盬不能蓺稻粱父母何嘗悠悠蒼天曷其有常

比也行列也稻即今南方所食稻米水生而色白者

也粱粟類也有數色輯録本草注凡云粱米皆是粟類青粱穀穗有毛粒青米亦微青而細於黃白粱黃粱穗大毛長穀米俱麄於白粱嘗食也常復其常也復其常也

遂安居之樂矣

鴇羽三章章七句一章言居處何時而可定二章言行役何時而可已三章言舊時之樂何時而可復輯録通釋曰變風多作於春秋時斯時也天下不知有王之時也而北門云王事適我伯兮云為王前驅此詩亦云王事而且以靡盬為言雖皆怨者之詞猶幸王命之行於列國亦可以見君臣之義根於人心也亦可以見文武成康之遺澤也　增釋此詩言君子之於王事不可不盡心竭力堅牢攻緻毋乃行役之久勞苦之甚

而不得親稼穡養父母故呼天而告之曰何時而得安其所也何時行役而得已也何時而得復其常也言甚有感怨而不廹雖謂唐風之厚其為人上者使民無制蓋可見矣

豈曰無衣七兮不如子之衣安且吉兮

賦也侯伯七命其車旗衣服皆以七為節衣三章一曰華蟲二曰火三曰宗彝裳四章一曰藻二曰粉米三曰黼四曰黻此七章也其餘如冕則七旒繅七就之類皆是也輯録見春官典命又司服云侯伯之服自鷩冕而下如公之服秋官大行人云諸侯之禮執信圭七寸繅藉七寸冕服七章建常七斿樊纓七就貳車七乘諸伯執躬圭其他皆如諸侯之禮子天子也○史記曲沃桓叔之孫武公輯録佗本孫作子誤詳見揚之水注李氏

曰桓叔生莊伯鱓鱓生武公稱伐晉滅之盡以其寶器賂周釐虛宜反與僖同王王以武公為晉君列於諸侯此詩蓋述其請命之意言我非無是七章之衣也而必請命者蓋以不如天子之命服之為安且吉也輯錄黃氏曰豈曰無衣自説强盛也不如子之衣以敵體相輕也當是時晉猶未强非得天子之命服誠不可以久安非武公謙詞也外示强大中實歉然真情所見不可掩也蓋當是時周室雖衰典刑猶在武公既負弒君簒國之罪則人得討之而無以自立於天地之間故賂王請命而為説如此然其倨慢無禮亦

已甚矣輯錄輔氏曰請命于天子而敢自謂豈曰無衣不如子之所命則其辭之悖慢無禮亦甚矣釐王貪其寶玩而不思天理民彝之不可廢是以誅討不加而爵命行焉則王綱於是乎不振而人紀或幾乎絕矣嗚呼痛哉

○豈曰無衣六兮不如子之衣安且燠於六反兮

賦也天子之卿六命變七言六者謙也不敢以當侯伯之命得受六命之服比於天子之卿亦幸矣繅六就冕六旒服則五章與子男等輯錄王氏曰六者子男之服也子男之服以五為節而曰六者天子之卿六命

與子男同服故也燠煖也言其可以久也

無衣二章章三句始言七終言六以謙損降殺為次序輯錄嚴氏曰武公之事國人所不與也以晉世家考之初潘父弒昭侯而迎桓叔欲入晉晉人發兵攻桓叔桓叔敗還歸曲沃晉人共立昭侯子平是為孝侯此桓叔初舉而國人不與也其後曲沃莊伯弒孝侯于翼晉人又攻莊伯莊伯復入曲沃晉人復立孝侯子郄是為鄂侯此莊伯再舉國人又不與也及鄂侯卒莊伯伐晉晉人立鄂侯子光是為哀侯此莊伯三舉而國人又不與也及武公誘小子侯殺之晉復立哀侯弟緡此武公四舉而國人終不與也最後武公伐晉侯緡滅之盡以其寶器賂周僖王王命武公為諸侯然後晉人不得已而從之

耳然聖人致嚴於名分之際陳成子之事至沐浴而請討蓋以人倫之大變天理所不容人人得而討之無衣之詩不刪者所以著世變之窮傷周之衰也呂東萊曰以史記左傳考之平王二十六年晉昭侯封成師于曲沃專封而王不問一失也平王三十二年潘父弒昭侯欲納成師而王又不問二失也四十七年曲沃莊伯弒晉孝侯而王又不問三失也桓王二年曲沃莊伯攻晉王非特不討反使尹氏武氏助之四失也至是武公簒晉僖王反受賂命為諸侯五失也以此五失觀之則禮樂征伐移於諸侯降於大夫竊於陪臣其所由来者漸矣解順曰武公之事人情所不與天理所不容王法所必誅而序以為美之失其旨矣且武公惟有無王之心而後動於惡彼其請命于天子之使豈真知有王哉

正以人心不附非假王靈則終不能以定晉也夫王不命焉而請之非禮也不聞朝王而請命于其使尤非禮也為僖王者固當正名其罪命方伯連帥帥諸侯以討之隳其都而戮其人為晉立君而後反則人紀既壞而復正王綱已弛而復振文武之道復興於東周矣不此之圖顧乃貪於寶玩而爵命行焉其為長惡也大矣夫子不删其詩者所以著世變之窮而傷周之衰也

按解順本嚴氏說

有杕之杜生于道左彼君子兮噬（韓詩作逝）肯適我中心好（呼報反）之曷飲（於鴆反）食（音嗣）之

比也左東也噬發語詞曷何也〇此人好賢而恐不

足以致之故言此杕然之杜生于道左其蔭不足以休息如已之寡弱不足恃賴則彼君子者亦安肯顧而適我哉然其中心好之則不已也但無自而得飲食之耳夫以好賢之心如此則賢者安有不至而何寡弱之足患哉

○有杕之杜生于道周彼君子兮噬肯來遊中心好之曷飲食之

比也周曲也道左則僻道周則迂杕杜生于僻左迂迴之地力薄位卑有若此矣故兩章皆

合兩句而為比輯録言道周遶之故為曲也

有杕之杜二章章六句適我且不肯況肯来以遨遊乎以意之淺深為次序輯録輔氏曰好賢而自恐不足以致之則凡可以致之者必無不用也中心好之而自恐其不得飲食之則凡可以養之者必無所吝也好賢之心如此則在彼之賢安有不至而在我之勢又曷患於寡弱哉

葛生蒙楚蘞蔓于野與叶上予美亡此誰與獨處

興也蘞草名似栝樓葉盛而細蔓延也予美婦人指其夫也○婦人以其夫久從征役而不歸故言葛生

而蒙于楚蘞生而蔓于野各有所依託而予之所美者獨不在是則誰與而獨處於此乎此以人不如物為興

○葛生蒙棘蘞蔓于域予美亡此誰與獨息

興也域塋音營域也息止也

○角枕粲兮錦衾爛兮予美亡此誰與獨旦

賦也粲爛華美鮮明之貌獨旦獨處至旦也

○夏之日冬之夜叶羊茹反百歲之後歸于其居叶姬御反

賦也夏日永冬夜永居墳墓也○夏日冬夜獨居憂

思於是為切然君子之歸無期不可得而見矣要死而相從耳輯錄張南軒曰知其死亡之無日矣則斷之以百歲之後庶幾得同歸于丘而已其亦傷之至也 鄭氏曰言此者婦人專一義之至情之盡蘇氏曰思之深而無異心此唐風之厚也

○冬之夜同上夏之日百歲之後叶音戸歸于其室

賦也室壙也

葛生五章章四句 前三章則思之切後二章則思之專輯錄輔氏曰大序所謂發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若是詩可以當之矣

采苓采苓首陽之巔（叶典因反）人之為言苟亦無信（叶斯人反）舍（音捨下同）旃（之然反）舍旃苟亦無然人之為言胡得焉

比也首陽首山之南也（輯錄首陽在河東蒲坂縣亦名雷首山通釋曰集傳以首為山名陽為山之南春秋傳亦曰趙宣子田于首山然此詩下章又云首陽之東則似首陽二字同為山名論語集註亦嘗指首陽為山名矣豈泛名其山則曰首山主山南而言則又獨得首陽之稱乎）巔山頂也旃之也○此刺聽讒之詩言子欲采苓於首陽之巔乎然人之為是言以告子者未可遽以為信也（山巔固有苓矣而采苓未必於山之巔也人言以是而或非有如此矣）姑舍置之而

無據以為然徐察而審聽之則造言者無所得而讒止矣或曰興也山巔之苓可采而讒人之言難信反意相承則興體也下章倣此輯錄解順曰無據以為信則欲其察之詳也曰舍之而無據以為然則欲其聽之審也能如是則雖誣之以理之所有其計且有所不行況欲昧之以理之所無其計果孰得而行哉小人之為讒譖或積小以成大或飾虛以為實其為害也大矣患人君不能徐察而審聽之耳苟徐察而審聽之則造言者無所逌其情而被讒者亦可以免於禍矣

○采苦采苦首陽之下叶後五反人之為言苟亦無與舍旃舍旃苟亦無然人之為言胡得焉

比也苦苦菜也生山田及澤中得霜甜脆此芮反而美與許也

○采葑采葑首陽之東人之為言苟亦無從舍旃舍旃苟亦無然人之為言胡得焉

比也從聽也

采苓三章章八句

反覆譏刺輯録埤雅曰苓生於隰葑生於圃則首陽之巔不必有苓其下不必有苦其東不必有葑則理可以無聽從矣按此說有簡兮隰有苓之可證

唐國十二篇三十三章二百三句
憂深思遠唐風

之厚枤杜好賢蓋亦知所崇尚者聽讒有刺征役有怨亦無責於變風時惟武公之元惡大憝則國風中所無有也

秦一之十一

秦國名其地在禹貢雍去聲州之域近鳥鼠山

輯録疏秦者隴西谷名漢地理志隴西秦亭秦谷是也鳥鼠與秦谷俱在隴西故云近

初伯益佐禹治平聲水有功賜姓嬴氏輯録伯翳助禹治水土舜命作虞官掌上下草木鳥獸賜姓曰嬴秦本紀秦之先帝顓頊之苗裔孫曰女脩

生大業生大費是為伯翳地理志秦之先曰伯益又云嬴伯益之後則伯翳伯益聲轉字異猶一人也問姓氏如何分別朱子曰姓是大總腦處氏是後來次第分别處如魯本姬姓其後有孟氏季氏同為姬姓而氏不同也其後中（音仲）潏（允律反又音決）居西戎以保西垂（輯錄垂毛韻驪也說文遠邊也）六世孫大駱生成及非子非子事周孝王養馬於汧（音牽輯錄地理志曰汧水出扶風汧縣西北入于渭）渭之間馬大繁息孝王封為附庸而邑之秦至宣王時犬戎滅成之族宣王遂命非子曽孫秦仲為大夫誅西戎

不克見殺及幽王為西戎犬戎所殺平王東遷秦仲孫襄公以兵送之王封襄公為諸侯曰能逐犬戎即有岐豐之地封諸侯過制棄祖宗興王之地以業嬴秦俾之富強卒禍周室則平王之罪也襄公遂有周西都畿內八百里之地至玄孫德公又徙於雍秦即今之秦州雍今京兆府興平縣是也程子曰魏唐既變則先代之風盡矣嬴氏強大無怪也故次以秦愚謂王道衰國異政於是有霸者而桓文秦穆相繼以起齊魏唐秦上屬王鄭或以此也又按秦與吳楚皆非中國秦有詩而吳

楚無之不知何故然蘇氏謂周之盛時千八百逑入春秋猶百餘變風之作先春秋久矣而見於詩者止如此雖小如檜曹亡如邶鄘魏皆在其中則是有者自有無者自無非天子不能以列之樂官亦非本有而夫子刪之也吳楚無詩無庸鑿矣召伯之燕亦當以此例觀之○輯録解順曰按成與非子本兄弟也成之族既為犬戎所滅而非子之孫秦仲復敗死于西戎則二戎者固秦之世讎也及幽王為西戎犬戎所殺則二戎者又豈非周之世讎歟使平王而有志焉則於襄公之封宜命之糾合侯伯統率師徒而討之則王畿可以不東戎雖可以必除而先王之讎亦可以少報矣既不能然乃曰能逐犬戎即有岐豐之地夫岐豐之地興王之地也不惟其土地人民之不可棄抑先王之墳墓在焉宗廟

在馬宮室之美官府之富皆在馬如之何其可委之而去也且先王之封國有常制矣八百里之地封方百里者八以開方計之則又不止於是矣而一旦舉而畀之於秦藉曰其地已為犬戎所侵今其自取然秦能取之王獨不能率諸侯以取之乎王而少有越句踐之志則必不若是恝矣故嘗謂平王之東也忘先王之仇讎而不報棄先王之土地人民而不恤舍先王之宗廟墳墓而不顧隳先王之典章法度而不守卒使興王八百里之地悉歸於秦則秦之代興不待他日而其兆已見於此矣可勝歎哉

有車鄰鄰有馬白顛鄰田反叶典因反未見君子寺人之令平聲

賦也鄰鄰眾車之聲白顛額有白毛今謂之的顙輯錄

孔疏曰的白也顙額也今之戴星馬王氏曰白顛蓋名馬騂騮盜驪赤兔的顱之稱君子指秦君寺人內小臣也輯録孔疏曰寺人在內細小之臣即令內小臣之官也左傳齊有寺人貂晉有寺人披是諸侯有寺人也詩緝曰寺人閹官令使也()是時秦君始有車馬及此寺人之官將見者必先使寺人通之故國人創見而誇美之也輯録廣韻創與㓨同初也蘇氏曰凡此皆人君之常禮而秦之先君昔所未嘗有也

()阪音反有漆隰有栗既見君子並坐鼓瑟今者不樂音洛逝者其耋田結反叶地一反

興也八十曰耋逝往也其言逝者猶曰自今以往也○阪則有漆矣隰則有栗矣輯錄阪者曰阪下濕曰隰既見君子則並坐鼓瑟矣失今不樂則逝者其耋矣輔氏曰秦國方興禮儀初備人心歡悅而勸其為樂如此與唐風山有樞之言不同愚謂勸其為樂本同也至於逸樂之是亟憂思之不知易於滿盈秦俗之敝則非唐比矣此為無義之興山有樞以兩句興六句此詩則以兩句興兩句後兩句在興外輯錄嚴氏曰中二句簡易相親之俗也末二句悲壯感歎之氣也秦之强以此而止於為秦亦以此○增釋傳文六句以則矣二字點掇為訓即朱子說詩之法也點平聲

○阪有桑隰有楊既見君子並坐鼓簧今者不樂逝者

其亡

興也簧笙中金葉吹笙則鼓動之以出聲者也

車鄰三章一章四句二章章六句首章誇其所有後二章勸其樂所有

駟驖田結反孔阜符有反六轡在手公之媚媚冀反子從公于狩叶始九反

賦也駟驖四馬皆黑色如鐵也孔甚也阜肥大也六轡者兩服兩驂各兩轡而驂馬兩轡納之於觖觼即字音

決環之有舌者見小戎故惟六轡在手也媚子所親愛之人也輯録嚴氏曰首句言馬之良二句言御之良三句四句見便嬖足使令於前也此亦前篇之意也

○奉時辰牡辰牡孔碩叶常灼反公曰左之舍音捨拔蒲末反則獲叶黄郭反

賦也時是辰時也牡獸之牡者辰牡者冬獻狼夏獻麋春秋獻鹿豕羣獸之類諸本脱秋字又脱群獸二字皆誤奉之者虞人翼以待射音石也輯録此本毛傳與天官獸人文稍異獸人云春秋獻獸物注狼

膏聚麋膏散聚則溫散則涼故冬夏獻之春秋寒溫適故獸物皆獻之孔疏曰獸人所獻以供膳虞人無奉獸之文故引獸人之文以解時牡耳　碩肥大也公曰左之者命御者使左其車以射（音石下同）獸之左也蓋射必中（去聲）其左乃為中殺五御所謂逐禽左者為（去聲）是故也（詳見車攻　輯錄何氏曰公羊傳解第一殺第二殺第三殺皆自左膘射之達于右則左當人君之左指禽獸之左膘而言膘音縹）拔矢括也（輯錄孔疏曰矢末為括以鏃為首故拔為末）曰左之而舍拔

○無不獲者言獸之多而射御之善也

遊于北園四馬既閑（叶胡田反）輶（音由）車鸞鑣（彼驕反）載獫（力驗

反

歇許謁反驕許喬反

賦也田事已畢故遊于北園閑調習也輶輕去聲又如字也鑾鈴也效鑾鳥之聲鑣馬銜也驅音去又音區逆之車置鑾於馬銜之兩旁逆迎也謂與禽遇也輯録夏官田僕掌設驅逆之車往驅禽使前趨獲逆御還之使不出圍御音迓埤雅曰置鑾於鑣尚輕疾也乘去聲車則鑾在衡和在軾也獫歇驕皆田犬名長喙音諱曰獫短喙曰歇驕以車載犬蓋以休其足力也輯録喙說文口也黄氏曰王嚴戴三家以為田畢而遊園載獫於輶車以歇其驕逸王曰字不從犬也嚴氏田犬無短喙者也未知然否韓愈

畫記有騎去聲擁田犬者亦此類擁抱也言騎馬之人抱田犬也

駟驖三章章四句首章出獵二章獲獸三章畢事輯録輔氏曰駟驖孔阜言其馬之盛也六轡在手言其御之善也公之媚子從公于狩言公有所親愛之人隨公以田獵疑即指御者而言也奉時辰牡辰牡孔碩虞人奉翼犬獸以待公之射禮儀之備也公曰左之舍拔則獲射御之精也遊于北園因出狩而遊觀也四馬既閑車馬皆閑習也輶車鸞鑣載獫歇驕雖田犬而亦處得宜也此皆昔無而今有故歷叙其事而誇美之也秦本保于西戎自非子為附庸而邑之秦遂入于中國自襄公為諸侯盡有周西都畿内岐豐之地然後始備中國之禮儀侍御而詩人美之然觀其所美者如此則其所缺者亦

多矣張南軒曰讀車鄰駟驖之詩則知秦之立國自其始創則不過盛其車馬夸養之事競為射獵之為而已蓋不及於用賢制民也則其流風亦習乎是而已○增釋許氏曰此但以君所乘車而言四馬一色君車之選也媚子公之御者也六轡在手在其手也公曰左之命此人也舍拔則獲君射之善又以見御之良也詠其辭意則車馬侍從之盛不言而可見矣

小戎俴（錢淺反）收五楘（音木）梁輈（陟留反）游環脅驅（叶居懼反又居錄反）陰靷（音胤）鋈（音沃）續（叶辭屨反又如字）文茵（音因）暢（勅亮反）轂（叶又去反）駕我騏（音其）馵（之樹反又之錄反）言念君子溫其如玉在其板屋亂我

心曲

賦也小戎兵車也輯録董氏曰六月言元戎此天子之車也諸侯之戎車謂之小戎宜也

俴淺也收軫也謂車前後兩端横木所以收歛所載者也凡車之制廣皆六尺六寸其平地任載者為大車則軫深八尺兵車則軫深四尺四寸故曰小戎俴收也輯録孔疏曰兵車當輿之内前軫至後軫惟深四尺四寸人之升車自後登之入於車内故以淺深言之

五五束也楘歴録音禄然文章之貌也梁輈從前軫以前稍曲而上至衡則向下鉤之横衡於輈下

而輈形穹隆上曲如屋之梁梁輈即轅也又以皮革五處束之其文章歴録然也游環靷環也以皮為環當兩服馬之背上游移前却無定處引兩驂馬之外轡貫其中而執之所以制驂馬使不得外出左傳曰如驂之有靳是也輯録定公九年注言如驂馬之隨靳也脅驅亦以皮為之前係於衡之兩端後係於軫之兩端當服馬脅之外所以驅驂馬使不得内入也陰揜軌也軌在軾前而以板横側揜之以其陰映此軌故謂之陰也軌一作軓從已

或從凡扶泛反嚴氏以此為是蓋車軾前為軓也軓從九居誅反昭武黃氏以此為是謂輪有高下廣狹皆定於軌輪中之軌既同則轍迹亦同後人因謂車轍為軌車輪崇六尺六寸軌居輪之中實得三尺三寸愚按如此則車軾前總謂之軓音如范其兩輪相夾之中車轂以上高廣皆三尺三寸謂之軌音如匭二字皆可通也橫側揜之者橫用一板揜其前側用二板揜其左右三面而揜之橫側板之內與軌軓相映也

靷以皮二條前係驂馬之頸後係陰版之上也輯錄毛傳靷所以引也

鋈續陰版之上有續靷之處消白金沃灌其環以為飾也輯錄孔疏曰鋈沃也謂消白金以沃灌靷環鋈續則是作環相接

蓋車衡之長六尺六寸止容二服驂馬之頸不當於衡

故別為二靷以引車亦謂之靳輯錄羅氏曰靳當胸之皮驂馬之首當服馬之胸胸前有靳靳居覲反左傳曰兩靷將絶是也輯錄孔疏曰驂馬頸不當衡則為二靷條陰版上令驂馬引之大叔于田云兩服齊首兩驂如手明驂馬首不與服馬齊文茵車中所坐虎皮褥也暢長也轂者車輪之中外持輻内受軸者也大車之轂一尺有半兵車之轂長三尺二寸故兵車曰暢轂輯錄孔疏曰言長於大車之轂騏騏文也輯錄見曹風鳲鳩馬左足白曰馵君子婦人目其夫也温其如玉美之之詞也板屋者西戎之俗以版為屋念其遠在西戎也故

日在其板屋心曲心中委曲之處也○西戎者秦之臣子所與不共戴天之讎也以滅成之族及殺秦仲故也襄公上承天子之命率其國人往而征之故其從役者之家人先誇車甲之盛如此而後及其私情蓋以義興師則雖婦人亦知勇於赴敵而無所怨矣輯錄朱子曰襄公報君父之仇其所以不自已者豈恔忿之心哉乃大倫之正天理之發以大義驅其人而戰之此襄公所以能用其人而秦人所以樂為之用也

○四牡孔阜扶有反六轡在手騏駵音留是中叶諸仍反騧古花反

驪是騧叶疏簪反龍盾順允反之合鋈以觼古穴反軜音納言念君子温其在邑叶於合反方何為期胡然我念之

賦也赤馬黑鬣曰駵中兩服馬也黄馬黑喙曰騧驪黑色也盾干也輯錄孔疏盾以木為之畫龍於盾合而載之以為車上之衛必載二者備破毀也輯錄黄氏曰盾者今遮箭牌也盾狹而車廣一盾不足為衛必以二盾比而合之乃足為衛非防其破毀也與二矛重弓意不同觼環之有舌者軜驂内轡也置觼於軾前以係軜故謂之觼軜亦消沃白金以為飾也邑西鄙之邑也方將也

將以何時為歸期乎何為使我思之極也

○俴駟孔羣厹（音求）矛鋈錞（徒對反叶朱倫反）蒙伐有苑（叶音氳）虎韔（敕亮反）鏤（音漏）膺交韔二弓（叶姑弘反）竹閉緄（古本反）縢（直登反）言念君子載寢載興厭厭（於鹽反）良人秩秩德音（叶一陵反）

賦也俴駟四馬皆以淺薄之金為甲欲其輕而易於馬之旋習也孔甚羣和也（輯錄物不和則不得羣聚故以和為羣也）厹矛三隅矛也（刃有三角）鋈錞以白金沃矛之下端平底者也（刃在上為末其本之底者為錞）（輯錄曲禮注鐓為矛柄尾平底）蒙雜也伐中干也盾

之別名盾食允反大者謂之櫓中者謂之伐干盾亦其類也苑文貌畫雜羽之文於盾上也虎韔以虎皮為弓室也鏤膺鏤金以飾馬當胷帶也交韔交二弓於韔也謂顛倒安置之必二弓以備壞也閉弓檠也儀禮作䩛緄繩縢約也以竹為閉而以繩約之於弛弓之裏檠弓體使正也輯錄正弓曰檠音景弓檠讀如字正弓罷也載寢載興言思之深而起居不寧也厭厭安也安重也言其德之安重也秩秩有序也聲譽之著自內及外自近及遠所謂秩秩之德音也

小戎三章章十句輔氏曰上以車馬兵器言下以婦人極其憂思情也無所

怨刺義也輯錄解順曰一章言其車之善二章言其馬之良三章言其器之備以如是之兵甲復如是之冠讎此其矜誇之詞也溫則言其德之和易厭厭則言其德之安靜秩秩則言其德之有常以如是之君子而親如是之勞苦此其閔惜之詞也西戎者秦人不共戴天之讎也故復讎討賊之義不特其君知之其卿大夫知之其國人知之雖行役者之婦人亦無不知之而其形於言者如此東周之君臣亦可以少愧矣

蒹古恬反葭音加蒼蒼白露為霜所謂伊人在水一方遡所路反洄音回從之道阻且長遡游從之宛在水中央

賦也蒹似萑音丸而細高數尺又謂之薕音廉輯錄爾雅鄭註荻也蘆屬而小可為箔萑說文亂也葭蘆也蒹葭未敗而露始為霜秋水時至百川灌河之時也秋水盛川流之絕者亦通無不注於河矣輯錄見莊子秋水篇伊人猶言彼人也一方彼一方也遡洄逆流而上上聲也遡游順流而下也宛然坐見貌在水之中央言近而不可至也○言秋水方盛之時所謂彼人者乃在水之一方上下求之而皆不可得然不知其何所指也秦無尊賢好德之風又無男女淫奔豈朋友相念而作與輯錄解順曰白露為霜言其時之慕

也在水一方言其居之遠也迫之以時之暮限之以水之遠所謂伊人果若何而求之將欲使之逆流而上以求之與則旣遠而不可即將欲使之順流而下以求之與則雖近而不可至然則斯人也其終不可見乎孔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亦在乎心誠求之而已所謂伊人雖不知其所指然味其詞有敬慕之意而無褻慢之情則必指賢人之肥遯者惜不知其何人耳舊說以為未能用周禮者非是

○蒹葭淒淒白露未晞所謂伊人在水之湄遡洄從之道阻且躋遡游從之宛在水中坻直尸反

賦也淒淒猶蒼蒼也晞乾也湄水草之交也岸有草水與草交則水之際也躋升也言難至也水渚曰坻

○蒹葭采采（叶此禮反）白露未已所謂伊人在水之涘（叶以始二音）遡洄從之道阻且右（叶羽軌反）遡游從之宛在水中沚

賦也采采言其盛而可采也已止也右不相直（音值）而出其右也（輯録直當也又與值同遇也）小渚曰沚

蒹葭三章章八句（思念之意反覆道之）

終南何有有條有梅（叶莫悲反）君子至止錦衣狐裘（叶渠之反）顏如渥（於角反）丹其君也哉（叶將黎反）

興也終南山名在今京兆府南（輯録京兆府即今陝西西安府）條山

楸（音秋）也皮葉白色亦白材理好宜為車版君子指其君也至止至終南之下也錦衣狐裘諸侯之服也玉藻曰君衣（去聲）狐白裘錦衣以裼之（凡服內有袍襗之屬然後加裘又以衣裳之謂之裼襗音如澤）渥漬（疾賜反）也（輯録顏色如厚漬之丹言赤而澤也）其君也哉言容貌衣服稱（去聲）其為君也（終南之山有條又有梅君子之服有衣又有裘皆二者兼備之意故以為興）此秦人美其君之詞亦車鄰駟驖之意也（車鄰駟驖終南秦之始興也而國人之美其君者不過田獵之娛車馬侍御衣服燕樂而已禮樂教化未之聞也嗚呼此豈創業垂統之謂哉）

〇終南何有有紀有堂君子至止黻音弗衣繡裳佩玉將將七羊反壽考不忘

興也紀山之廉角也堂山之寬平處也黻之狀亞兩已相戾也漢韋賢傳注云亞古黻字故因謂之黻繡刺七亦反繡也將將佩玉聲也壽考不忘者欲其居此位服此服長久而安寧也不忘只是無窮之意

終南二章章六句一章美之二章美而祝之

交交黃鳥止于棘誰從穆公子車奄息維此奄息百夫

之特臨其穴（叶戶橘反）惴惴其慄彼蒼者天（叶鐵因反）殲（子廉反）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

興也交交飛而往來之貌從穆公從死也子車氏奄息名特傑出之稱穴壙也惴惴懼貌慄懼殲盡良善贖貿（音茂）也○秦穆公（名任好）卒以子車氏之三子為殉（從閒反）皆秦之良也國人哀之為（去聲）之賦黃鳥事見春秋傳（見文公六年）即此詩也言交交黃鳥則止于棘矣誰從穆公則子車奄息也蓋以所見起興也（彼止於棘此從穆公）

亦相呼應為興臨穴而惴惴蓋生納之壙中也三子皆國之良而一旦殺之若可貿以他人則人皆願百其身以易之矣

○交交黄鳥止于桑誰從穆公子車仲行戶郎反維此仲行百夫之防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

興也防當也言一人可以當百夫也

○交交黄鳥止于楚誰從穆公子車鍼音鉗虎維此鍼虎

百夫之禦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

興也禦猶當也

黄鳥三章章十二句 此必以其兄弟長少為次序

春秋傳曰君子曰秦穆公之不為盟主也宜哉死而棄民先王違世猶貽之法而況奪之善人乎今縱無法以遺去聲後嗣而又收其良以死難以在上矣君子是以知秦之不復扶又

反東征也愚按穆公於此其罪不可逃矣但或以為穆公遺命如此而三子自殺以從之孔又云則三子亦不得為無罪今觀臨穴惴慄之言則是康公從父之亂命迫而納之於壙其罪有所歸矣穆公父子皆不仁之君而康公尤可罪也輯録左傳宣公十五年魏顆曰疾病則亂吾從其治命也又按史記秦武公卒初以人從才用反死死者六十六人至穆公遂用百七十七人而三良與去聲焉蓋其初特出於

戎翟狄同之俗而無明王賢伯以討其罪於是習以為常則雖以穆公之賢而不免論其事者亦徒閔三良之不幸而歎秦之衰至於王政不綱諸侯擅命殺人不忌至於如此則莫知其為非也嗚呼俗之弊也久矣其後始皇之葬後宮皆令從死工匠生閉墓中尚何怪哉忍於殺人秦俗相傳之大弊輯錄朱子曰始皇葬驪山下銅三泉令匠作機弩有穿近者輒射之上具天文下具地理後宮無子者皆令從死工匠為機者皆閉之墓也通釋

曰古之葬者有明器但備物而不可用如芻靈亦其類也不幸流俗之弊而至於作俑又不幸而至於用人然作俑者夫子且以為不仁而謂其無後況秦武公既用殉五傳至穆公而又用殉夫子之言反似無驗孰知穆公之後二十一傳至莊襄王而呂氏之子遂絕嬴氏之統緒夫始皇不知所監驪山葬後未三年而呂氏之祀又絕嗚呼不仁之禍及子孫如此

鴥伊橘反彼晨風叶孚愔反鬱彼北林未見君子憂心欽欽如何如何忘我實多

興也鴥疾飛貌晨風鸇也鸇性急疾其飛鴥然得意也鬱茂盛貌

君子指其夫也欽欽憂而不忘之貌○婦人以夫不在而言鴥彼晨風則歸于鬱然之北林矣故我未見君子而憂心欽欽也物有所歸則意甚得人無所託則憂不忘人不如物故以起興彼君子者如之何而忘我之多乎此與扊扅音剡移戶扃也之歌同意蓋秦俗也百里奚貴顯遺棄其妻妻作歌曰百里奚五羊皮臨別時烹伏雌炊扊扅今日富貴忘我為

○山有苞櫟盧狄反叶歷各反隰有六駮邦角反未見君子憂心靡樂音洛如何如何忘我實多

興也駁梓楡也其皮青白如駁○山則有苞櫟矣隰則有六駁矣輯録孔疏王肅云言六據所見而言也未見君子則憂心靡樂矣山高隰下則有櫟與駁夫婦離別則有靡樂之憂心物與地相宜而情與事相係也故以為興靡樂則憂之甚也

○山有苞棣隰有樹檖未見君子憂心如醉如何如何忘我實多

興也棣唐棣檖赤羅也輯録陸氏曰其文細密如羅又有白羅皆文木實似梨而小酢音醋可食實小而味酸可食也輯録陸氏曰一名山梨一名鹿梨一名鼠梨極

有脆美者如醉則憂又甚矣

晨風三章章六句憂思之意以漸而深

豈曰無衣與子同袍抱毛反叶步謀反王于興師修我戈矛與子同仇

賦也袍襺音繭也純用新綿為緼也輯錄玉藻云纊為繭緼為袍陳氏曰纊新綿也緼舊絮也衣之有著者用新綿則謂之襺用舊絮則謂之袍戈六尺六寸輯錄周禮曰戈柲六尺有六寸柲猶柄也柲音祕矛長二丈輯錄周禮曰酋矛常有四尺注八尺曰尋倍尋曰常常有四尺是二丈也王于興師以天子之命而興師也○秦俗強

悍樂於戰鬭故其人平居而相謂曰豈以子之無衣而與子同袍乎蓋以王于興師則將修我戈矛而與子同仇也其懽愛之心足以相死如此我有緼袍而與爾共之者非為爾之無衣也君有仇讎蓋欲與爾共報耳市恩結死以為君上此奮不顧身者之所為也蘇氏曰秦本周地故其民猶思周之盛時而稱先王焉輯錄陳君舉曰東遷之後王室雖微而在於人心者未泯也讀文侯之命者嘆平王之無志其有以哉或曰興也取與子同三字為義語相應也後章放此

○豈曰無衣與子同澤叶徒洛反王于興師修我矛戟叶訖約反

與子偕作

賦也澤裏衣也以其親膚近於垢澤故謂之澤澤即襗古字通輯錄說文曰襗袴也袴即袴戟車戟也長丈六尺作起也言起而去也

○豈曰無衣與子同裳王于興師脩我甲兵叶晡茫反與子偕行戶郎反

賦也行往也

無衣三章章五句袍轉裏而澤澤轉下而裳同仇則偕作偕作則偕行此三章前後之序

增釋許氏曰秦舊周也先王遺化猶有存者其曰豈曰無衣與子同袍者

相賙之意也修我戈矛與子同仇者相死之心也但秦不善用之一導之以武事而不知以禮故敦厚之風化為剛暴之氣而遂至於不可禁也此詩之作君子知其有漸矣　西戎乃秦人不共戴天之讎而又有王命興師是以同心疾之謳吟思闘雖其風俗所致然以義動者人樂為之死亦必然之理也

秦人之俗大抵尚氣槩先勇力忘生輕死故其見於詩如此然本其初而論之岐豐之地文王用之以興二南之化如彼其忠且厚也秦人用之未幾而一變其俗至於如此則已

悍然有招音翹舉也八州而朝音潮同列之氣矣何哉雍州土厚水深其民厚重質直無鄭衛驕惰浮靡之習以善導之則易興起而篤於仁義以猛驅之則其彊毅果敢之資亦足以彊兵力農而成富彊之業非山東諸國所及也嗚呼後世欲為定都立國之計者誠不可不監乎此而凡為國者其於導民之路尤不可不審其所之也輯録輔氏曰堯與文武皆聖人也然堯之風歷三代而尚

有遺於晉至文武之風則一變為泰而不復有遺者何哉葢堯之時風氣方開純樸未散譬之人則孩提之時也至文武時則其人壯大矣今人於孩提之時教之則雖老大有不忘者至於年日益壯雖强聒之旋得旋失終不能久而不忘也謝氏曰幽王沒於驪山此中國之大恥周家萬世不可忘之大雠也讀文侯之命可以知諸侯無復雠雠之志矣獨無衣一詩毅然以天下大義為己任其心忠而誠其氣剛而大其詞壯而直吾乃知岐豐之地被文武周公之化最深雖世降俗末人心天理不可泯滅者尚異於列國也解頤曰與子同袍恩愛相結於無事之時也與子同仇患難相恤於有事之日也先王之時居而為比閭族黨之民出而為伍兩軍師之衆其所以使之相保相愛相扶持者要非一日之積

矣岐豐之地雖已屬秦然猶有先王之遺民馬故其所以相告語者如此然曰王于興師則非從其君之私也誠欲其君奉王命而為討賊復讎之舉也惜也周既不能以此而令諸侯秦復不能以此而匡王室卒之數傳之後討賊復讎之志既衰貪功謀利之心益勝而其囂囂然好戰之習非復先王之民真秦之民矣

我送舅氏曰至渭陽何以贈之路車乘繩證反黃

賦也舅氏秦康公之舅晉公子重平聲耳也輯錄母之昆弟曰舅出亡在外穆公召而納之時康公為太子康公名罃送之渭陽而作此詩渭水名秦時都雍至渭陽者蓋東行

送之於咸陽之地也（輯錄孔氏曰漢地理志云右扶風渭城縣故咸陽也其地在渭水之北）路車諸侯之車也（輯錄董氏曰巾車金路以封同姓象路以封異姓革路以封四衛木路以封蕃國皆諸侯也故人君之車曰路車）乘黄四馬皆黄也

○我送舅氏悠悠我思（叶親齋反）何以贈之瓊瑰（古回反）玉佩（叶蒲眉反）

賦也悠悠長也序以為時康公之母穆姬已卒故康公送其舅而念母之不見也（輯錄嚴氏曰送舅而有所思則思母也）或曰穆姬之卒不可考此但别其舅而懷思耳瓊瑰石

而次玉　輯録曹氏曰玉佩珩璜琚瑀之屬輔氏曰讀是詩者見其情意周至言有盡而意無窮良心之發固如是也

渭陽二章章四句　贈送之意不一而足

按春秋傳晉獻公烝於齊姜　武公妾　生秦穆夫人太子申生娶犬戎胡姬生重耳　犬戎唐叔子孫別在戎狄者　小戎子生夷吾　允姓之戎子女也　驪姬生奚齊其娣生卓子驪姬譖申生申生自殺又譖二公子二公子皆出奔獻公卒奚齊卓子繼立

皆為去聲被也大夫里克所弒秦穆公納夷吾是為惠公卒子圉立是為懷公立之明年秦穆公又召重耳而納之是為文公此具晉文出入本末以見康公送之之由王氏曰至渭陽者送之遠也悠悠我思者思之長也路車乘黃瓊瑰玉佩者贈之厚也輯録謝氏曰送之遠贈之厚念母之心可見矣廣漢張氏曰康公為太子送舅氏而念母之不見是固良心也而卒不能自克於令平聲狐之役魯文公七年秦康公

納公子雍於晉不受禦秦師敗之令狐十二年秦伯伐晉報令狐之役也怨欲害乎良心也使康公知循是心養其端而充之則怨欲可消矣渭陽之思可取而令狐之怨可罪故引張氏説以斷之

於我乎夏屋渠渠今也每食無餘于音吁嗟乎不承權輿賦也夏大也渠渠深廣貌承繼也權輿始也輯録嚴氏曰造衡自權始造車自輿始○此言其君始有渠渠之夏屋以待賢者而其後禮意寖衰供億寖薄億安也供其匱乏而安之也至於賢者每食而無餘於是嘆之言不能繼其始也秦君非有

好賢之誠心者故其無恒如此

○於我乎每食四簋叶巳有反今也每食不飽叶捕茍反于嗟乎不承權輿

賦也簋瓦器容斗二勝輯録勝孔疏作升方曰簠圓曰簋簠盛音成稻粱簋盛黍稷四簋禮食之盛也

權輿二章章五句無餘巳不可不飽則甚矣識刺之意以漸而深

漢楚元王敬禮申公白公穆生穆生不嗜酒元王每置酒嘗為去聲下同穆生設醴及王戊即

位嘗設後忘設焉穆生退曰可以逝矣醴酒不設王之意怠不去楚人將鉗我於市于廉反遂稱疾申公白公强上聲起之曰獨不念先王之德歟今王一旦失小禮何足至此穆生曰先王之所以禮吾三人者為道之存故也今而忽之是忘道也忘道之人胡可與久處豈為區區之禮哉輯録區區小貌此句蓋與上文失小禮相應輔氏禮作醴遂謝病去亦此詩之意也引此以明詩人之意不在禮之厚薄

而在誠之至

與不至也

秦國十篇二十七章一百八十一句小戎無衣

見秦人之勇於公義如此車鄰駟驖終南秦之盛也駸駸乎不可遏矣惜乎殘忍不仁有黄鳥簡賢棄禮有權輿而骨肉相忘習俗之薄又有如晨風者秦之所以易興易亡者以其無先王禮義故也

詩經疏義會通卷六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詩經疏義會通卷七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施朝幹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典簿臣劉景岳

謄錄監生臣林大本

詩經疏義會通卷七

元 朱公遷 撰

陳一之十二

陳國名太皥伏羲氏之墟(音驅)在禹貢豫州之東其地廣平無名山大川西望外方東不及孟諸周武王時帝舜之胄有虞閼(音遏)父為周陶正武王賴其利器用與其神明之後以元女大(音泰)姬妻(去聲)其子滿而封之于陳都于宛

丘之側與黃帝帝堯之後共為三恪樂記云武王未下車封黃帝之後于薊帝堯之後于祝帝舜之後于陳是為三恪恪者敬也先聖之後當敬者也輯録左傳襄公二十五年注云舜聖故謂之神明是為胡公大姬婦人尊貴好樂五教反巫覡胡狄反歌舞之事其民化之大姬無子故好巫覡禱祈鬼神令之歌舞之事輯録女曰巫男曰覡令之陳州即其地也按陳檜曹皆小國故居變風之終又變風訖于陳靈陳有靈公之詩亦宜居變風之終但檜曹比陳為尤小且有思治之詩故二國不可先陳而以陳列于其前也輯録陳州今隷河南開封府

子之湯他郎他浪二反兮宛丘之上辰羊辰亮二反兮洵音荀有情兮而無望武方武放二反兮

賦也子指遊蕩之人也湯蕩也四方高中央下曰宛丘輯錄宛丘因以為其地之名洵信也望人所瞻望也○國人見此人常遊蕩于宛丘之上故叙其事以刺之言雖信有情思而可樂矣然無威儀可瞻望也輯錄輔氏曰遊蕩以為樂情也威儀之可望禮也溺于情者必不足于禮故詩人譏之曰洵有情兮而無望兮其諷切之者深矣

坎其擊鼓宛丘之下叶後五反無冬無夏叶與下同值直貫反其

鷺羽

賦也坎擊鼓聲值植也鷺舂鉏今鷺鷥好而潔白頭上有長毛十數枚羽以其羽爲翳舞者持以指麾也

輯録孔氏曰持鷺羽翳身而舞　言無時不出遊而鼓舞于是也輯録范氏曰祁寒大暑之時不少息則其他時可知矣

○坎其擊缶方有反　宛丘之道叶徒厚反　無冬無夏值其鷺翿音導叶殖有反

賦也缶瓦器可以節樂即今瓦盆　翿翳也

宛丘三章章四句一章刺其蕩二章三章刺其久于蕩

東門之枌符云反宛丘之栩况浦反子仲之子婆娑素何反其下叶後五反

賦也枌白楡也先生葉卻著音斫莢皮色白子仲之子子仲氏之女也婆娑舞貌○此男女聚會歌舞而賦其事以相樂也

○穀旦于差初佳反叶七何反南方之原無韻未詳不績其麻叶謨婆反市也婆娑

賦也穀善差擇也○既差擇善旦以會于南方之原于是棄其業以舞于市而往會也此章專主女子言也

○穀旦于逝越以鬷子紅反邁叶力制反視爾如荍祁饒反貽我握椒

賦也逝往越于鬷衆也邁行也荍芘音毗芣音浮也又名荆葵紫色輯録孔疏一曰蚍衃水草多花少葉又翹起似蕪菁濮氏曰芘芣紫荆春時開花葉未生花紫色自根及幹而上連接甚密有類蟣窠故爾雅名蚍蜉俗曰火蟣椒芬芳之物也言又以善旦而往于是以其衆行而男女相與

道其慕悅之詞曰我視爾顏色之美如芘芣之華于是遺(去聲)我以一握之椒而交情好(去聲)也 增釋吳師道曰此詩貽我握椒與贈芍藥相去幾何傅謂男女慕悅道顏色之美而交情好當為淫詩邪類前篇是刺男子其所刺止于遊蕩歌舞此詩若無末二句則亦止為男女歌舞相樂之詩惡猶未甚也

東門之枌三章章四句 一章自述今日之事二章追言昨日之約以及今日之事三章又陳今日之情 輯錄輔氏曰夫民勞則思思則善心生逸則淫淫則忘善忘善則惡心生理勢之必然也陳國之地廣平又以大姬之化故其俗遊蕩無度已見於宛丘之詩其逸甚矣故繼以東門之枌男女聚會歌舞婦人棄其所業相與慕悅各有所

贈以交情好動其淫欲者亦其勢之必然也又曰男女雜處淫亂必生

衡門之下可以棲音西遲泌悲泣反之洋洋可以樂音洛飢

賦也衡門橫木為門也門之深者有阿塾堂宇重屋為阿門側之堂謂之塾○增釋許氏曰衡門之詩隱士所作阿塾堂宇傳因疏文之舊亦大約言門之深者有是名也命士之堂三尺庶人葢無級門之制豈復若是巍然哉然則衡門固隱士之常然耳此惟衡木為之輯錄孔疏衡古文橫字此橫木為門言其淺也棲遲遊息也泌泉水也洋洋水流貌○此隱居自樂音洛而無求者之詞言衡門雖淺陋然亦可以游息泌水雖不可飽然亦

可以玩樂而忘飢也此與衛詩考槃相似○增釋此一章有自足之意此下兩章無外慕之心雖皆賦體實似比意

○豈其食魚必河之魴音房豈其取音娶妻必齊之姜賦也姜齊姓辨錄謝氏曰齊宋皆大國

○豈其食魚必河之鯉豈其取妻必宋之子叶奬里反賦也宋姓辨錄本草鯉魚脊中鱗一道數至尾無小大皆三十六鱗有赤白黄三種故為魚之貴者子姓食色性之欲也而食魚不必魴鯉娶妻不必齊姜宋子則凡所以自奉者皆不求全而責備矣素位而行不願乎其外斯人之謂歟

衡門三章章四句一章則自安而無勉強之意二章三章則自足而無歆羨之心○陳詩十篇二詩蕩六詩淫一詩刺惡人汙穢之風不良之徒皆可惡者惟衡門之隱君子則卓立乎流俗者也賢哉

東門之池可以漚烏豆反麻叶謨婆反彼美淑姬可與晤五故反歌

興也池城池也漚漬疾賜反也治麻者必先以水漬之使之柔忍晤猶解下介反也○此亦男女會遇之詞蓋因其會遇之地所見之物以起興也語相應

輯録孔疏漸漬

○東門之池可以漚紵 直呂反 彼美淑姬可與晤語

興也紵麻屬 輯録陸氏曰紵科生數十莖宿根在地中至春自生荊揚間一歲三收剝去其皮之表但得其裏緝以成布

○東門之池可以漚菅 古顔反叶居賢反 彼美淑姬可與晤言

興也菅葉似茅而滑澤莖有白粉柔韌 而報反 宜爲索也 輯録濮氏曰左傳云雖有絲麻無棄菅蒯蒯與菅皆謂茅也黄華者俗名黄芒即蒯也白華者俗名白芒即菅也

東門之池三章章四句 愛慕之意反覆道之

東門之楊其葉牂牂子桑反昏以為期明星煌煌

興也東門相期之地也楊柳之楊起者也牂牂盛貌

明星啟明也煌煌大明貌○此亦男女期會而有負

約不至者故因其所見以起興也

○東門之楊其葉肺肺普計反昏以為期明星晢晢之世反

興也肺肺猶牂牂也晢晢猶煌煌也語不相應義不相因特即所見

以為興上章同

東門之楊二章章四句疑慮之意反覆道之

墓門有棘斧以斯所宜反之夫也不良國人知之知而不已誰昔然矣

興也墓門凶僻之地多生荆棘斯析也夫指所刺之人也誰昔昔也猶言疇昔也緝録誰疇皆發語之辭○言墓門有棘則斧以斯之矣此人不良則國人知之矣人皆知之人皆非之矣此以惡惡之意為興國人知之而猶不自改則自疇昔而已然非一日之積矣所謂不良之人亦不知其何所指也緝録慶源輔氏曰人之為惡初動于隱微之中猶有懼人之知之心至于公然形肆于外

則已無所忌憚矣然猶幸其為人所規正刺譏而有改也今其為惡至于國人皆知之而猶不自改自疇昔而已然則非一日之積矣蓋不可得而救藥之也

○墓門有梅有鴞萃止夫也不良歌以訊（叶息悴反）之訊予不顧（叶果五反）顛倒思予（叶寅女反）

興也鴞（于嬌反）惡聲之鳥也萃集訊告也顛倒狼狽之狀○墓門有梅則有鴞萃之矣夫也不良則有歌其惡以訊之者矣（此以可惡之物以為惡惡之興）訊之而不予顧至于顛倒然後思予則豈有所及哉（改惡為善則可免患然則及今則可

以速改也此見詩人愛人無已之意或曰訊予之予疑當依前章作而字

墓門二章章六句前章絶之後章微教之

防有鵲巢邛其恭反有旨苕徒雕反叶徒刀反誰侜陟留反予美心焉忉忉都勞反

興也防人所築以捍水者邛丘旨美也苕苕饒也莖如勞豆而細葉似蒺藜而青其莖葉綠色可生食如小豆藿也侜張也𨌺録毛傳侜張誑也猶鄭風之所謂迋居望反

也予美指所與私者也忉忉憂貌○此男女之有私而憂或間之之詞故曰防則有鵲巢矣卭則有旨苕矣今此何人而侜張予之所美使我憂之而至于忉忉乎彼所宜有之物則皆有此所不當有之事乃有之蓋以尋常之物興恠異之事也

○中唐有甓蒲歷反卭有旨鷊五歷反誰侜予美心焉惕惕吐歷反

興也廟中路謂之唐輯錄疏堂下至門之徑也甓瓴音零甋音滴也爾雅注曰瓴甋也鷊音鹿專小草雜色如綬惕惕猶忉忉也

防有鵲巢二章章四句憂慮之意反覆道之

月出皎兮佼古卯反人僚音了兮舒窈烏了反糾巳小反兮勞心悄七小反兮

興也皎月光也佼人美人也僚好貌窈糾幽遠也糾愁結也悄憂也○此亦男女相悅而相念之詞言月出則皎然矣佼人則僚然矣安得見之而舒窈糾之情乎是以為之勞心而悄然也此因所見以起興蒹葭月出于夜正私心所發之時也意與東方之日略同

○月出皓胡老反兮佼人懰力久反叶朗老反兮舒懮於久反受叶時倒反兮勞心慅七老反兮

興也懰好貌懮受憂思也慅猶悄也

○月出照兮佼人燎力召反兮舒夭於表反紹實照反兮勞心慘當作懆七弔反兮

興也燎明也夭紹糾緊之意凡人心平則舒緩有憂則糾緊慘憂也

輯録懆七弔反恐是叶音當與白華篇內同又音草呂氏曰此詩用字聱牙意者其方言與

月出三章章四句思念之情反覆道之輯録解頤曰月出之詩其悦之也至

其思之也切其憂之也深移是心以好賢亦將何思求而不獲哉惜也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

胡為乎株林從夏戶雅反南叶尼心反下同匪適株林從夏南

賦也株林夏氏邑也株林縣志宋州柘城縣本陳之株邑故柘城在南陵縣南七十里季氏曰王氏以為株邑也邑外曰郊郊外曰牧牧外曰野野外曰林夏南徵舒字也○靈公淫于夏徵舒之母朝夕而往夏氏之邑故其民相與語曰君胡為乎株林乎曰從夏南耳然則非適株林也特以從夏

輯録寰宇記陳州西安縣西南三十里有夏亭城城北五里有

南故耳蓋淫乎夏姬不可言也故以從其子言之詩人之忠厚如此

○駕我乘繩證反馬叶滿補反說音稅于株野叶上與反乘平聲我乘駒朝食于株

賦也說舍也馬六尺以下曰駒輯録鄭氏曰我國人我君也

株林二章章四句前章隱其惡後章惡其深于惡

春秋傳夏姬鄭穆公之女也嫁于陳大夫夏御叔靈公與其大夫孔寧儀行父通焉洩息列

反治諫不聽而殺之宣公九年後卒為去聲下同其子徵舒所弑宣公十年而徵舒復扶又反為楚莊王所誅宣公十一年○荒穢者必亡弑逆者必誅集傳舉其大要而所以示鑒戒者亦明矣

輯錄左氏傳史記靈公十四年公與其大夫孔寧儀行父通于夏姬皆衷其衵服以戲于朝洩冶諫曰公卿宣淫民無效焉公告二子請殺洩冶公弗禁遂殺之十五年公與二子飲于夏氏謂行父曰徵舒似汝對曰亦似君徵舒怒公出自其廄射而殺之二子奔楚徵舒自立為陳侯明年楚莊王伐陳殺徵舒立靈公子午是為成公父方武反衵汝栗反婦人近身内衣射食亦反解順曰衛之亂至于墻有茨而極于是有狄入衛之禍陳之亂至

于株林而極于是有楚入陳之禍然則狄非能入衛也宣姜實召之也楚非能入陳也夏姬實召之也此所謂女戎也比事以覿可以為淫亂者之戒矣

彼澤之陂叶音波有蒲與荷音何有美一人傷如之何寤寐無為涕他弟反泗音四滂普光反沱徒何反

興也陂澤障也輯錄澤障謂障水之岸澤水所鍾聚也蒲水草可為席者輯錄說文曰蒲似莞而褊有脊滑柔而溫荷芙蕖也輯錄爾雅曰荷芙蕖其莖茄其葉蕸其本蔤其華菡萏其實蓮其根藕茄音加蕸音遐蔤亡筆反自目曰涕上聲自鼻曰泗○此詩大旨與月出相類增釋許氏曰月出男子思婦人也澤陂婦人思

男子也言彼澤之陂則有蒲與荷矣有美一人而不可見則雖憂傷而如之何哉寤寐無為涕泗滂沱而已矣即彼之地則有其物即此之事則獨無其計物與地相稱事與願相違有字相呼而無字反應有字為興

○彼澤之陂有蒲與蕑古顏反叶居賢反有美一人碩大且卷其員反寤寐無為中心悁悁烏玄反

興也蕑蘭也卷鬢髮之美也輯錄李氏曰盧令其人美且鬈字雖不同其義則一悁悁猶悒悒也輯錄不安也又憂也

彼澤之陂有蒲菡萏反戶感 萏大感反叶待檢反 有美一人碩大且儼反魚檢 寤寐無為輾轉伏枕叶知險反

興也菡萏荷華也儼矜莊貌輾轉伏枕卧而不寐思之深且久也

澤陂三章章六句思念之情反覆道之

陳國十篇二十六章一百二十四句輔氏曰陳風十篇男女淫泆之詩居其大半此則遊蕩無度之所致也愚謂淫亂之風鄭衛以外陳為最陳詩首以游蕩之詩以見蕩則必淫也若魏之儉嗇褊急唐之憂深思遠秦人勇赴公義

而汲汲乎興國則又豈暇于淫蕩哉

是故淫亂之詩三國免焉有以也

東萊呂氏曰變風終于陳靈其間男女夫婦之詩一何多邪曰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禮義有所錯

輯録易序卦文程子曰天地萬物之本夫婦人倫之始○錯與措同施布也安著也

男女者三綱之本萬事之先也

輯録昏禮

男女有別而後夫婦有義夫婦有義而後父子有親正風之所以為正者舉其正者以勸之也變風之所以為變者舉其不正者以戒之也道之升降時之治亂俗之汙隆民之死生于是乎在録之煩悉篇之重平聲複力六反亦何疑哉詩之為教懲惡勸善而已春秋書亂賊之事豈教人弒逆乎或者乃謂宜取淫奔諸詩悉去之則善有可法惡無可戒恐非聖經本意矣輯録通釋曰變風終于陳靈其間詩凡一百二十八篇以集傳考之男女夫婦之詩凡六十六篇不啻居其半也

檜一之十三

檜國名高辛氏火正祝融之墟在禹貢豫州外方之北滎波之南䋲録滎波孔氏以爲一水周禮職方云其川滎雒其浸波溠則二水也滎音滎溠音詐居溱洧之間其君妘姓祝融之後䋲録釋文曰王肅云周武王封祝融之後于濟洛河潁之間爲檜子

○增釋史記楚世家帝顓頊高陽生稱稱生卷章世本名老童卷章生重黎爲帝嚳高辛火正甚有功能光融天下帝嚳命曰祝融祝大融明也共工氏作亂帝使祝融誅之而不盡帝乃誅重黎而以其弟吳回居火正爲祝融吳回亦卷章生吳回生陸終陸終子六人

(其四曰會人此即檜之祖也妘姓檜本祝融所封之墟唯妘姓之後處其地妘音云)周衰為鄭桓公所滅而遷國焉(諸本作桓公誤)今之鄭州即其地也(輯錄鄭州今隸河南開封府)蘇氏以為檜詩皆為(去聲)鄭作如邶鄘之于衛也未知是否

羔裘逍遥狐裘以朝(直遥反叶直勞反)豈不爾思勞心忉忉(音刀)

賦也緇衣羔裘諸侯之朝服錦衣狐裘其朝天子之服也(臨下朝君各有其服今檜君以臨朝之服為燕服必服朝天子之服而臨朝則侈矣)○舊說檜君好潔其衣服逍遥遊宴而不能自强于政治

故詩人憂之檜小國也強于爲治或可以免禍耳逍遥遊宴如此殆哉○輯錄張南軒曰其所事惟在衣服之間則其不能強于政治可知矣

○羔裘翺翔狐裘在堂豈不爾思我心憂傷

賦也翺翔猶逍遥也堂公堂也

○羔裘如膏古報反日出有曜羊照反叶羊號反豈不爾思中心是悼

賦也膏脂所漬也日出有曜日照之則有光也

羔裘三章章四句憂念之情反覆道之○輯錄輔氏曰勞心忉忉思之也我心

憂傷悲之也中心是悼則知其不可復救也羔裘如膏日出有曜其君之服飾非不美也豈不爾思中心是悼則其所閔者蓋可知矣

○增釋許氏曰羔裘狐裘國君所得服非奢也然羔裘以視朝可也而以逍遥翱翔狐裘以朝天子可也而以自朝其羣臣則固已失禮之正矣而又不能強于政治惟服其服尸其位而已觀如膏有曜之言則實有好潔衣服之僻耳可不殆哉盱黎朱氏曰為君者惟致飾于外愛君者常不忘于中故其發言如此

庶見素冠兮棘人欒欒（力端反）兮勞心慱慱（徒端反）兮

賦也庶幸也縞（音杲）冠素紕（音皮）既祥之冠也（語出記玉藻）黑

經白緯曰縞緣(去聲)邊曰紕棘急也喪事欲其縱縱(音總)爾哀遽之狀也(記檀弓喪事欲其縱縱爾吉事欲其折折爾雅曰縱縱急也折折緩也折音題)欒欒瘠(音籍)貌慱慱憂勞之貌○祥冠祥則冠(去聲)之禫(徒感反)則除之(禫除服祭名儀禮中月而禫中猶間也與大祥間一月自初喪至此凡二十七月矣輯錄祥亦祭名去凶從吉之義禫之言澹澹平安意也石梁王氏曰二十四月再期其月餘日不數為二十五月中月而禫注謂間一月則所間之月是空一月為二十六月出月禫祭為二十七月從月則樂矣)今人皆不能行三年之喪矣安得見此服乎當時賢者庶幾見之至于憂勞也(輯錄解順曰三年之喪非為其服之難情

稱其服之難也棘以言其哀遽之狀欒欒以言其毁瘠之形則是其衣服之變顏色之哀心志之思慕皆可即是而見之夫惟表裏之相稱本末之兼善所以為賢惜乎今之不及見斯人也則安得而不勞心慱慱乎

○庶見素衣兮我心傷悲兮聊與子同歸兮

賦也素冠則素衣矣與子同歸愛慕之詞也輯錄李氏曰言庶幾欲見服既祥之素衣者今無此人故我心悲傷也如有其人則我且與之同歸矣謝氏曰同歸如書云同歸于治同歸于亂非與之同歸其家也

○庶見素韠音畢兮我心蘊於粉反結叶訖力反兮聊與子如一

兮

賦也韠蔽膝也以韋為之韠録孔疏曰古者佃漁而食因衣其皮先知蔽前後知蔽後後王易以布帛而猶存其蔽前者不忘本也陳氏曰古者席地而坐以臨俎豆故設蔽膝以備濡漬韠之言蔽也冕服謂之韍分勿反其餘曰韠韠從裳色素衣素裳則素韠矣蘊結思之不解也與子如一甚于同歸矣韠録輔氏曰素衣素冠不祥之服也常情之所厭見也檜國之俗不能行三年之喪則不復見此既祥之衣冠矣而當時賢者庶幾見之而不可得則至于憂勞如此是其心必有大不安者也幸而得見之則又為之愛慕而欲與同歸為一焉是又必有大慊于其心者也此秉彜之心也先王之制喪服亦

以是心而已豈强民而為之哉

素冠三章章三句 素冠素衣素韠以上下為次序而意漸深

按喪禮為去聲父為君斬衰音催三年 事父母致喪三年事君方喪三年詩人所指致喪者也此見三年之喪為最重非他服可比也輯録儀禮注斬不緝也不言裁割而言斬者取痛甚之意凡服上曰衰下曰裳衰長六寸博四寸綴于外衿之上當心些實之曰衰綴于衣因統名衣為衰也 昔宰予欲短喪夫子曰子生三年然後免于父母之懷子也有三年之愛于其父母乎三年之喪天下之通

喪也此推本喪之所以三年之故傳曰子夏三年之喪畢見音現于夫子援平聲琴而弦衎衎苦旦反而樂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不及夫子曰君子也閔子騫三年之喪畢見于夫子援琴而弦切切而哀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過也夫子曰君子也子路曰敢問何謂也夫子曰子夏哀已盡能引而致之于禮故曰君子也閔子騫哀未盡能自割以禮故曰君子也夫三年之喪

賢者之所輕不肖者之所勉此見三年之喪為不易之定制

短喪固非禮而欲過之者亦非所以為禮也輯録輔氏曰子夏閔子騫之事毛傳所載如此與禮記不同先生併取竊予之事言之而不加一辭焉然熟讀而詳玩之則自有所發而可以為情性之正矣又曰非以三年之喪為足以報其親所謂喪三年以為極亡則弗之忘矣者也至于聖人既為之中制則賢者必當俯而就不肖者必當跂而及也

隰有萇丈羊反楚猗於可反儺乃可反其枝夭於驕反之沃沃烏毒反樂音洛子之無知

賦也萇楚銚音遥弋今羊桃也子如小麥亦似桃輯録陸氏

曰葉如桃而光尖長而狹花紫赤色其枝莖弱過一尺引蔓于草上一名羊桃生平澤中子細如棗核苗弱不能為樹

猗儺柔順也夭少去聲好貌沃沃光澤貌子指萇楚也○政煩賦重人不堪其苦歎其不如草木之無知而無憂也

○隰有萇楚猗儺其華芳無胡瓜二反夭之沃沃樂子之無家古胡古牙二反

賦也無家言無累去聲也

○隰有萇楚猗儺其實夭之沃沃樂子之無室

賦也無室猶無家也

隰有萇楚三章章四句憂傷之意反覆道之輔氏曰人之有知所以為萬物之靈也有家有室所以異于物也今也政煩賦重不堪其苦反嘆不如物之無知無家焉則不樂其生甚矣何為使之至此極哉為人上者宜有所覺矣

匪風發叶方月反兮匪車偈起竭反兮顧瞻周道中心怛都達反叶旦悅反兮

賦也發飄揚貌偈疾驅貌周道適周之路也怛傷也

周室衰微賢人憂歎而作此詩天下無王則政自諸侯出强陵弱衆

暴寡徵發之煩供億之困侵伐之虐所以㪚小國者可知思周之詩獨作于檜曹者此故也言常時風發而車偈而中心怛然今非風發也非車偈也特顧瞻周道而思王室之陵遲輯録荀子注言丘陵之勢漸慢也故中心為之怛然耳

○匪風飄匹遥反叶匹妙反兮匪車嘌符遥反叶匹妙反兮顧瞻周道中心弔兮

賦也回風輯録爾雅注旋風也謂之飄嘌漂搖不安之貌弔亦傷也

○誰能亨魚溉古愛反之釜符甫反鬵音尋誰將西歸懷之好音

興也溉滌也鬵釜屬輯録說文曰大釜一曰鼎大上小下若甑曰鬵西歸歸于周也檜在周之東故言西歸○誰能亨魚乎有則我願為之溉其釜鬵誰將西歸乎有則我願慰以好音亨魚則可得美味尊王則可得善治此皆可喜可願之事故用其語相呼為興也好音猶好語慰以好音蓋言文武之治由是而可復爾以見思之之甚但有西歸之人即思有以厚之也嚴氏曰此詩當作于夷厲之時

匪風三章章四句

一章二章歎其衰微三章願其興復見文武之德在人而人不能忘如此輯録輔氏曰王政不綱周室陵遲諸侯放恣無復知有尊王之義者而詩人顧瞻周道而為之憂傷聞有歸周之人則為之歎慕慰勉而不能自已如此熟讀而詳玩之則足以見君臣之彛矣黄氏曰周之得民當于此詩觀之舜順曰周之盛時其君則文武成康其臣則周召毛畢東諸侯之朝覲聘問與其臣民之往來以供百役者若百川之赴海葢靡日而不有也而今也征伐之煩會盟之數吾小國僕僕焉奔走以事大國之不暇而適周者寂乎其無聞也則安得不為之怛然而悲傷乎夫惟適周者之寂然也故又重言以結之曰孰有能西歸者乎有則我願慰之以好音所以重傷夫今王之不如古

而又以重嘆夫今人之不知有王也

檜國四篇十二章四十五句

曹一之十四

曹國名其地在禹貢兖州陶丘之北雷夏荷澤之野周武王以封其弟振鐸（待洛反）今之曹州即其地也（輯録曹州今改為曹縣隸山東兖州府）

蜉蝣之羽衣裳楚楚（叶創擧反）心之憂矣于我歸處

比也蜉蝣渠略也似蛣（音乞）蜣（音羌）身狹而長有角（諸本脱有

字黃黑色朝生暮死輯錄陸氏曰蜉蝣甲下有翅能飛夏月陰雨時出地中蛣蜣黑甲蟲故云似之楚楚鮮明貌○此詩蓋以時人有玩細娛而忘遠慮者故以蜉蝣為比而刺之言蜉蝣之羽翼猶衣裳之楚楚可愛也然其朝生暮死不能久存有目前之娛而不久蓋若此矣故我心憂之而欲其于我歸處耳于我歸處則將告以人無遠慮必有近憂庶幾其有備而無患也輯錄輔氏曰人有玩細娛忘遠慮至如蜉蝣之朝生暮死而不自知所以欲其于我歸處者蓋思有以警誨之耳○增釋金履祥曰君子念夫人雖不知久遠之計而亦知所以自修故心之憂之而欲其以我為歸也蓋君子之于人無不欲其入于善苟有一毫自治

之心固君子之所欲進之也序以為刺其君或然而未有考也

○蜉蝣之翼采采衣服叶蒲北反心之憂矣于我歸息

比也采采華飾也息止也

○蜉蝣掘求勿反閱麻衣如雪心之憂矣于我歸說音稅叶輸爇反

比也掘閱未詳輯錄貽武黄氏曰掘通作𢱨說文𥤮也注疏閱者悅懌之意此虫土裒化生𢱨地而出形容解閱說舍息也

蜉蝣三章章四句憂思之意反覆道之

彼候人兮何（上聲）戈與祋（音對）彼其（音記）之子三百赤芾（音弗）

賦也（諸本作與也誤）候人道路迎送賓客之官何揭祋殳（音殊）也（輯錄孔疏云夏官候人上士六人下士十有二人徒百有三十人則諸侯候人亦應是士命徒數必自有職各掌其方之道治與其禁令以設候人注禁令備姦冠也設候人者選士卒以為之有四方來者則致之于朝歸則送之于境荷戈兵防衛姦冠）之子指小人芾冕服之韠也（輯錄芾與韍通玉藻曰韠下廣二尺上廣一尺長三尺其頸五寸肩革帶博二寸陳氏曰凡韠皆韋為之故其字從韋又以著衣畢然後著之故名為韠韠之言蔽也）一命縕（音溫赤黄閒色）芾黝（音酉黝色）珩再命赤芾黝珩三命赤芾葱（淺青色）珩（輯錄佩玉之珩

也大夫以上赤芾乘軒輯錄許氏曰禮記公侯伯之卿三命下大夫再命上士一命曹爲伯爵大夫再命是大夫以上皆服赤芾于法又得乘軒故連言之軒大夫之車也○此刺其君遠去聲君子而近小人之詞言彼候人而何戈與祋者宜也彼其之子而三百赤芾何哉晉文公入曹數上聲其不用僖負羈而乘軒者三百人左傳僖公二十八年注云軒大夫車言其無德居位者多其謂是歟

○維鵜徒低反在梁不濡其翼彼其之子不稱尺證反其服叶蒲北反

興也鵜洿（音烏又音互）澤（輯錄爾雅作鶘）水鳥也俗所謂淘河也

鵜處所不當處之地則欲不遂小人服所不當服之服則身不稱此見物理不可反其常也故以為興

○維鵜在梁不濡其咮（陟救反）彼其之子不遂其媾（古豆反）

興也咮喙（音諱）遂稱（去聲）媾寵也遂之曰稱猶今人謂遂意曰稱意

○薈（烏會反）兮蔚（於貴反）兮南山朝隮（子兮反）婉（於阮反）兮孌（力轉反）兮季女斯飢

比也薈蔚草木盛多之貌朝隮雲氣升騰也婉少貌

孌好貌○薈蔚朝隮言小人衆多而氣燄盛也季女婉孌自保不妄從人而反飢困言賢者守道而反貧賤也

候人四章章四句（一章二章即其衣服言三章即其恩寵言四章即其威勢言而且深嘆于此以甚悲于彼也）

鳲鳩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其儀一兮心如結（叶訖力反）兮

興也鳲鳩秸（音戛）鞠（音匊）也（爾雅作鴶鵴）亦名戴勝今之布穀

也飼音嗣子朝從上下暮從下上平均如一也如結如物之固結而不散也專而無雜一而無二收斂之至如結之然○詩人美君子之用心均平專一均平訓如一字專一訓如結字故言鳲鳩在桑則其子七矣淑人君子則其儀一矣其儀一則心如結矣鳲鳩之子七兮衆矣而所以飼之者均平如一也人之一身其容儀亦已多矣而君子之容儀未嘗謹于此而不謹于彼亦均平如一也所以然者以其心專一耳其心專一則儆惕常存而施諸身者無不中其常度矣衛武公以抑抑威儀為德之隅而又以不愧屋漏為德之實蓋與此詩同一意也然不知其何所指也曹小國也有賢如此則曹豈止于曹哉但詩詞寬廣無嘆惜指

徠之意則又非棄而在野者是故不知其何所指也陳氏曰君子動容貌斯遠暴慢正顏色斯近信出辭氣斯遠鄙倍去聲與背同見論語其見音現于威儀動作之間者有常度矣豈固為是拘拘者哉蓋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見樂記是以由其威儀一于外而心如結于內者從可知也輯錄輔氏曰陳氏引曾子之言為說不惟解得此詩意出又正得曾子所言之本旨內外無二理見其內可以占其外也

○鳲鳩在桑其子在梅叶莫悲反淑人君子其帶伊絲叶新齋反其帶伊絲其弁伊騏音其

興也鳲鳩常言在桑其子每章異木子自飛去母常不移也蘇氏曰從其在梅則失其在棘從其在棘則失其在榛居一以俟之則無不及愚按母常不移見鳲鳩之專一專一如此是以能均及也帶大帶也大帶用素絲有雜色飾焉弁皮弁也騏馬之青黑色者弁之色亦如此也書云四人騏弁今作綦絲帶則當騏弁如緇衣羔裘素衣麑裘之類欲其色之相稱也○言鳲鳩在桑則其子在梅矣淑人君子則其帶伊絲矣其帶伊絲則其弁伊騏矣言有常度不差忒也鳩性專一故不失在梅之子君子之心專一故不失其外之儀衣服者威儀之一也衣服亦中

其常度則施諸身者無所不均可見矣○首章是即其均平而見專一之心此下三章是因其專一而有均平之驗

○鳲鳩在桑其子在棘淑人君子其儀不忒他得反其儀不忒正是四國叶于逼反

興也有常度而其心一故儀不忒威儀本有常度其心又復專一則能使之各中其度而無少差忒者矣儀不忒則足以正四國矣四國者四方之國非一人也然威儀俱中其度則教示之功可以均及于彼矣大學傳曰其為父子兄弟足法而後民法之也傳引此者又以推廣詩人之意見君子之人以身立

教所當謹者不但容貌衣服而已然父子兄弟亦特舉其大者而言其實人倫日用之間凡可謂之儀必其無不可法而後人法之也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也

○鳲鳩在桑其子在榛側巾反淑人君子正是國人正是國人胡不萬年叶尼因反

興也儀不忒故能正國人國人亦非一人正是國人亦見均及于人之意胡不萬年願其壽考之詞也能正國人則願其壽考使人常有所法也

鳲鳩四章章六句一章言其容貌二章言其衣服三章總以威儀言之而推其功用四章因其功用而為祝頌之詞又其起興之例不同首章及三章四章皆以兩句

興兩句其後兩句在興外惟二章則盡以下四句而興之輯録通釋曰鳲鳩之子雖非一而鳲鳩飼之之心則如一其子之飛往雖無常而鳲鳩居以待之則有常詩人托興之取義者亦以應接事物之變四國人民之衆而君子則度有常而心如一也然其言之有序以為君子之心如結是以其儀專一而有常度有常度是以其帶與弁亦有常而不差忒不差忒是以其儀不忒而可以表正四國正四國則其終也可以受天之禄而壽考萬年是雖祝願之詞固亦天人感通之理也陳定宇曰心結而儀一且不忒表裏一致也四國國人之皆正遠近一致也由之久而胡不萬年久近一致也國人願其年壽之久豈非欲賴其表正之久哉

洌音列彼下泉浸彼苞稂音郎愾苦愛反我寤嘆念彼周京叶居良反

比而興也洌寒也輯錄列旁二點者從氷寒也下泉泉下流者也苞草叢生也稂童粱莠屬也愾嘆息之聲也周京天子所居也○王室陵夷而小國困弊故以寒泉下流而苞稂見傷為比遂興其愾然以念周京也寒泉則不能潤物下流則不能及物浸漬則害物此衰周之比也而語又相應為興體○增釋許氏曰泉固以潤物也然必于春夏之時乃能發生至于寒則不適于用而徒以浸彼稂蕭著草而又傷之耳于以見王澤不下流

而所被之政非澤也所以寤而即嘆以念先王之治寤嘆則見其憂思之極嘆之不已惟寐則已爾卒章則先王之政也

○冽彼下泉浸彼苞蕭叶踈鳩反愾我寤嘆念彼京周

比而興也蕭蒿也京周猶周京也

○冽彼下泉浸彼苞蓍音尸愾我寤嘆念彼京師叶霜夷反

比而興也蓍筮草也輯錄本草注曰其生如蒿高五六尺用其莖為筮以知吉凶故謂之神物史記云蓍滿百莖者其下有神龜守之上有青雲覆之京師猶京周也輯錄周京與京周京師一也因畀韋而變文耳詳見大雅公劉篇

○芃芃薄工反黍苗陰雨膏古報反之四國有王郇音荀伯勞力報反之

比而興也芃芃美貌郇伯郇侯文王之後嘗為州伯治諸侯有功輯録李氏曰郇國今河中猗氏縣王制謂二百一十國為州州有伯是九州中有九伯也○言黍苗既芃芃然矣又有陰雨以膏之四國既有王矣而又有郇伯以勞之前三章則衰頹相似而語又相呼此章則興戚相似而語又相呼故皆為比而興傷今之不然也傷今思古邈焉其不可追于是而周已衰固然無可為矣

下泉四章章四句三章以前皆以傷今末章思古所以傷今

程子曰易剥之為卦也諸陽消剥已盡獨有上九一爻尚存如碩大之果不見食將有復生之理上九亦變則純陰矣然陽無可盡之理變于上則生于下無間去聲可容息也輯録建安葉氏曰一氣無頓消亦無頓息以卦配月積三十日而成一月亦積三十分而成一爻九月中于卦為剥陽未剥盡猶有上九一爻剥三十分至十月中陽氣消盡而為純坤然陽纔盡于上則已萌于下積三十分至十一月中然後陽氣應于地下而成復之一爻也蓋陰陽

二氣語其流行則一氣耳息則為陽消則為陰消之終即息之始不容有間斷陰道極盛之時其亂可知亂極則自當思治故衆心願戴于君子君子得輿也輯錄一陽在上則為衆陰所載是君子得輿之象詩匪風下泉所以居變風之終也輔氏曰匪風作于東遷之前意尚覬乎周道之復興也故曰誰將西歸懷之好音下泉作于齊桓之後無復有興起之望矣直慨嘆想慕之而已○陳氏曰亂極而不治變極而不正則天理滅矣人道絶矣聖人于變風之極則係之以思治之詩以示

循環之理以言亂之可治變之可正也　輯録 程子

因解剥卦而及匪風下泉二詩居變風之終之說可謂得聖人之意矣陳氏所謂以示循環之理以言亂之可治變之可正尤足以補程子之說故並載之○增釋吳師道曰先儒謂匪風下泉居變風之終以明亂之可治變之可正也當因是而合觀二國之風乃知聖人非獨于二篇為然夫檜曹其地褊小當以節儉為先在上者惟好羔裘之潔其衣服蜉蝣之衣裳楚楚其下效之必有甚焉素冠之棘人安得而見乎彼其之子安得而不三百赤芾乎素冠當服而不服者也赤芾不當服而服者也由上失其道故下失其常也禮制廢壞奪于情欲故嘆其反不如物之無知無家也小人進而君子退威儀無度用心不壹

故以鳲鳩起興而嘆淑人君子之不可見蓋中帶絲弁騏卽上篇鵜梁不稱之反也夫端愨而無情欲者質之美也其儀一而心如結者德之盛也誠有其人則不可見矣然此皆周室陵夷政教衰微上無明王下無賢伯在位皆小人是以政煩賦重民生困悴以至此極西周之思其能已乎聖人于檜曹小國著之以見其困之尤甚思之尤切此匪風下泉之所以為終而其本意皆主于思賢以為有賢者作則反之自易聖人之意深矣

曹國四篇十五章六十八句

鄭衛淫僻齊陳荒穢王衰微秦強悍魏儉嗇褊急唐憂深思遠檜曹窮困而思治此諸國變風之大略也

詩經疏義會通卷七